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六

宋 家鉉翁 撰

莊公中 是歲莊王十四年齊桓公元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敵讎也讎伐我而敗之我之所得爲也左氏詐戰之例本不可用而況以此施之敵讎之師乎胡氏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爲敗敗之者爲主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愚謂胡氏以左氏記事之常辭

而律春秋經世之大法非聖人意也齊於魯爲不共戴天之讎魯莊孱不能報更爲之納亡公子焉此春秋所爲甚閔欲其自强而不可得者也乾時敗歸齊人得志取子糾而殺之魯復不敢校而桓公挾其殺糾之餘怒以兵加魯魯之師直桓之師曲春秋書法坦然易見也幸魯有君子曰曹劌明義正色與之爭於是有長勺之勝春秋幸魯莊能與讎國爲敵而又勝之書曰公敗齊師於長勺喜之也胡氏乃律以詐

戰之例謂春秋有責於魯吁曹劌陳義如此謂之詐可乎春秋書法如此謂之貶可乎明於復讎大義者而後可語之以此讎雖殞讎國無時而可忘也自是魯及齊宋三戰三勝春秋皆以直敗書直敗者僅能卻而去之耳必如傳例是三戰皆及其未陳無是理也葢大崩曰敗績小勝則書敗某師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遷國之始

自莊公立宋魯久息兵至是以爭宿而有隙宿者介

于宋魯之閒小國也宋欲屬之魯亦欲屬之宋將遷宿以自近魯出師與爭春秋聯書之責宋也亦責魯也怙强以遷人之國宋固有罪大讎未報而以末節細故與鄰國搆兵春秋所以爲魯責也遷國之例穀梁曰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遷有三義有自遷者有爲人所遷者有怙其强大而遷人之國以爲彼附庸者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怙强而遷之也春秋貶而人之有爲外寇所迫而盟主爲之遷之者邢衛

之遷是也春秋予之又如蔡遷州來吳人遷之許遷
葉楚人遷之則夷狄遷中國諸侯遷之而不能撫之
者也惟邢衛之遷在春秋二百年中遷之最善者後
莫有繼之者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桓公既殺子糾再以師加魯又挾宋而與之俱此
桓公初年之過舉春秋書齊師宋師次於郎見其兵
勢之盛止而未進者其謀叵可測耳魯莊乃能自將

以禦之敗宋而卻齊齊仇也宋仇之黨也敗仇人之黨與殺仇亦等耳左氏不明春秋立義之所在每以直敗爲詐戰魯莊初年敵仇之兵四戰三勝吾以爲春秋幸其能如此無貶也齊之師曲又連宋與俱則貶也木訥乃云齊桓不忍鬭其民全師而反聖人許之吁有是哉齊桓既得國敗魯兵殺子糾忿心未已又爲長勺之役至是又與宋俱出師侵魯此豈不忍鬭其民者乎霸者所爲未能純乎天理初年之齊桓

與中年以後之齊桓有若兩人當與而與當責而責

聖人書法公如天地學春秋者不必爲傳例所惑據檀弓上篇乘邱之戰乃敗而非勝此亦經之疑也姑存於此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義已見桓二年蔡鄭會于鄧

穀梁曰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服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絶之也何爲絶之獲也公羊亦曰曷爲絶之獲也曷爲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愚謂荆者楚

之本號宣王之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所謂荆即楚也當時固以荆而目之豈其初得封之本號歟及東遷以後兼并羣蠻斥地漸廣有熊通者求進爵於周天子弗許遂僭號為王其草號為楚亦當在此時僖元年春秋既書楚人伐鄭而頌猶以荆舒為言中國之人未盡知之耳公羊以為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謂春秋以漸進之其不然歟如吳如越如戎如狄其號始終惟

一不以草號爲進退襃貶也春秋先書荊後書楚亦因魯史之舊文紀其實耳若夫書荊而不及其爵不齒之以人則春秋所以狄之也爲其僭王而有憑陵中夏之心是故狄之徐與吳越皆以是故儕於夷狄非特一楚也劉原父曰吳太伯之後楚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本無以異惟其僭王是以夷之然猶不欲遂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

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絶人也此論固美然既以其僭號而夷之必其能削去僭號自同於齊晉之尊王夫然後可以引而進之且是時戎有姜姓之戎狄有姬姓之狄皆自以為先代之後不特吳楚越為然春秋雖欲進之彼甘於為夷有不得而漸進也不書戰而書敗夷之而略之也著夷狄非中國諸侯之匹也不書獲蔡侯而書以歸公羊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諸侯是也獻舞書名謂其不能

死難而見執於裔夷也此春秋辨內外之始故法度尤嚴其後夷患日深書法與此少異皆爲中國憂非進夷狄也義又見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僖元年楚人伐鄭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凡書滅罪在滅之者不在亡者此聖門遺訓公羊子有所授矣此滅譚及十三年滅遂再書滅皆以著齊桓滅國之罪方是時桓之功烈未聞於天下而先以其私怨滅兩

國焉春秋烏得無貶木訥乃引仲虺之誥謂弱不自存則兼之亂不足治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以爲成湯仗義以正天下所存者大所亡者輕齊桓之滅譚將以示威於楚聖人予其示威於楚是以書師吁有是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湯武不爲也仲虺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對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而言上文以言善善下文以言惡惡非乘其弱昧欺其亂亡而取之也而況齊桓以私

怒滅譚滅譚不已又滅遂聖人特書以示貶木訥駕空立說謂其滅譚以威楚聖人予之非但不得春秋之意又加誣於成湯之行事以此釋經實誤後學愚不得不辨若夫譚子奔而不名猶存其爵正所以著齊桓滅國之罪爲其滅無罪之國故不名云耳自是國滅而其君奔者不名楚滅弦狄滅温是也誅在滅者不在其君徐子章羽則以先服後奔之故名以貶之蓋以國滅而奔者義不事讎志存興復是以猶爲

春秋所予國滅而不能奔甘於事讎而不以爲恥或爲所執以歸尤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後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爲愍懷爲叔寶爲皓爲禪者吁可歎哉魯滅國義見隱二年滅夷狄義見宣十三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謂師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諸說多本之愚謂魯莊及齊宋三戰三勝春秋皆書公敗

某師於某豈三戰皆未陳而薄之也蓋書敗績者大崩曰敗績是也書敗某師於某者僅能卻敵自救而已必持此一例以律其餘則窒礙而不可通矣魯弱國也莊公孱君也積為齊人所欺有父之讎而不敢報今焉稍克自振春秋喜其能立是以書是役也宋以齊故再以師侵我魯敗宋猶敗齊也故無貶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所以書録魯莊之能恤災也魯與宋比

歲交兵然猶不廢弔恤之義春秋嘉之是以書

冬王姬歸于齊義已見元年冬

此魯莊受命于王再爲齊人主姬之昏書法不與元年同者仇人已殄故也孫泰山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仇再與齊接昏姻也孫公之論正矣然是時魯莊且將請昏于齊惟恐其不能得則於奉命主昏復何所恤春秋詳記而備書著魯莊忘親事仇之罪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者伯姬之娣紀亡伯姬卒齊人葬之因是見叔姬者愚意其從紀侯大去其國至是紀侯死歸于酅蓋以紀之宗廟在焉故也杜氏以爲自魯歸酅非也是時紀旣亡矣而春秋猶書紀叔姬者録叔姬也録叔姬是以存紀於旣亡之後叔姬婦節不與紀俱亡也公羊謂歸于酅者歸於其叔叔其可歸乎蓋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

正也終於夫家正也紀侯雖死於他國亦當祔於鄗
廟從其祖此禮之變其亦甚可哀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春秋書弑君而及其大夫者凡三人皆所以録死節
也杜氏以名字爲褒貶乃曰仇牧不能豫警而遇盜
無善可褒是以書名大夫死君之難而曰無善可褒
其誤甚矣公羊子於仇牧而曰不畏强禦有得於聖

人褒録死節之意傳注每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之故曲爲之說以貶之因書字而求其所以書字之故曲爲之說以褒之其病甚大讀春秋者不可不知也仇牧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節劉氏之義正矣或曰左傳太宰督亦死於此難奚以不得書曰督者即前日弑殤公殺孔父之人身負弑君未討之罪今復爲盜所殞此亂臣迄天討不可以死節言矣舊史固與仇牧同書聖人削之愚意修經之際一筆一削似

此更多宋萬南宮萬也以討故去其族餘義見桓二年宋督之弒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魯囚也佚獲而歸以一朝之忿弒其君更立君焉彼非當國大臣素執權持要之人而弒君立君國人靡然從之甚矣宋國之無政而閔公之不君也案左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之族舉兵討賊南宮萬奔陳猛獲奔衛宋人皆取以歸正其典刑立公子御說為君其事與衛人殺州吁相類而春秋不書良有故

也宋莊與華督内外合謀弑殤公而簒有其國周無王不能正其戮也今宋莊雖倖免而嗣子卒以弑死華督首惡乃爲南宫萬所殺此天討之加於亂賊者也萬雖有弑君之罪而所殺者乃殤之賊故春秋不與督以死節而萬之討亦併廢不書示督與萬俱有當討之罪也賊討不書葬宋不告魯不會也

附見是歲莊王崩僖王立王崩重事也魯史廢而不書春秋因之貶在王矣人君之身風化之所自

出莊王尊爲天子即位七年乃克葬親不子宗不君無以逭名敎之責春秋於其崩也削不書所以著其緩葬之罪而垂法於後世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創霸之始傳曰會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或曰孟子謂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春秋於齊之始霸爵桓公而人諸侯謂聖門賤霸豈其然乎曰孟子談

王道於衰世故霸功在所不録春秋垂王法以示萬世命德討罪賞善罰惡如元氣之行乎四時洪纖高下各遂其性而共由乎王道之中法即道也非王道之外復有王法也孟子謂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言聖人之門不學為此等事非盡廢天下之功而弗録也而況霸者伯也古者分天下屬之左右二伯八州侯牧咸聽命焉周名分陝乃三代相承之制周衰二伯不建已久方伯有能以尊王室正諸侯攘夷

狄爲事者是所謂伯也王道盛明中國尊安固何事乎伯王綱陵夷諸侯恣擅猶幸天下之有伯故夫子平日議論間有取於齊桓爲其能以尊王室正諸侯攘夷狄爲事也及脩春秋於北杏之會惟齊侯書爵諸侯在會者皆書人書爵貴之也書人示衆望之所同屬也自周室之東威令久廢楚僭王而楚首叛猶曰蠻荆不足多責鄭莊周之卿士侵犯王畿射王中肩鄭又叛齊襄率宋魯陳蔡敗王人救衛之師而五

國皆叛矣環視四方莫有能倡義尊王者桓僖之際周之不亡者幾希幸而桓公出焉毅然以天下自任文武成康之業所以未墜於地桓之功居多春秋之爵之豈徒然哉胡氏乃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爲無君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齊桓稱爵其與之也又曰誅諸侯正也與桓公權也必若此是權與正判然爲二也其首者見爵其從者有誅是春秋略其首而治其從必不然也而况齊自始

封爲方伯國桓公之興始會始伐皆以王命行之王
人董之謂非受命不可且自入春秋以來宋齊魯衛
鄭之君今日而會明日而盟惟以黨篡怙亂爲事令
齊桓之爲此會曰以平宋亂南宮萬猛獲逃之未幾
旋伏厥辜皆霸討之所及也自是數十年閒篡弑之
事頓息中國有所恃夷狄知所畏謂非桓公創霸之
力不可故北杏之會春秋貴之無貶也因見陳止齋
說有曰春秋始年諸侯猶知尊君親上及齊霸而諸

侯不知有王論固美矣矯枉過直非事之實聊述此以附於諸賢之後

附見春秋之所謂霸惟齊桓晉文而已左傳言五霸或以爲商周之五霸或以爲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霸愚謂襄欲霸而未能穆霸於戎者不可與桓文同日而語楚莊僭王而猾夏奚霸之足言故自桓文之外春秋皆不與之以霸已於綱領及之茲舉其略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謂齊為北杏之會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滅而戍之會而不至者固為有罪罪未至於滅國也霸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此不過為拓土開疆之計先王之有天下也以興滅繼絶為事而霸者滅國不忌是之謂無王滅譚貶矣滅遂又貶齊無所逃罪春秋於三年之間聨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胡氏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齊襄爲仇今既易世可以平矣是以春秋皆爵之而無貶愚謂敵怨不在後嗣者謂疆埸小忿可以釋怨於易世之後若不共戴天之仇怨無時而可釋如公羊子所陳者春秋之義也魯莊於齊襄之未死也不以爲仇而莫之報春秋責之屢矣及齊襄既死因納糾之怨與齊屢戰

敗之於長勺又敗宋師齊於乘邱聖人喜其能自强書以録之猶望其能伸復讐之義也蓋魯莊至是始壯而有知苟能因是二勝伸大義於讐人已死之後猶足有辭於千載曾未幾日而爲柯之盟矣聖人前日責之甚深望之甚切及是而無責始以會盟之常書之非與之也曰公曰齊譏公與齊始特爲會盟也諸侯皆在而魯預猶曰以從王事會盟之公也今齊魯特爲盟會自是遂解讐釋怨請昏於齊朝夕奔走

於鄫國之庭而不以為媿蓋自柯之盟始謂春秋無譏不可也春秋為魯君頻弑臣子不能討賊而始為平王莊公不能復父讎而始故以齊襄之無道能復世讎則與之蔡昭之微弱能復父祖世讎摧强楚而入郢則大書以褒之夫豈為讎人之身已死而怨可釋乎胡氏謂柯之盟春秋爵之之無譏而以公羊子復讎之論為不然所關甚大不得不辨公羊所載曹子手劒脅盟事皆傳聞之誕辭非經意所繫故略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案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齊以諸侯伐宋請師於周王使單伯會之自東遷以來諸侯擅興兵相侵伐不復知有王室今齊桓用師於宋必待王人與俱彼非不足於力也以爲征伐當自天子出必如是而後有以服天下之心霸政之所先也公穀諸儒因元年送王姬之誤以單伯爲魯大夫失春秋書會伐之旨矣魯大夫出預會盟征伐不書字也此單伯乃畿内諸

侯周之著姓即元年送王姬之人非魯大夫也於霸政有關不得不辨或曰宋當伐乎曰自入春秋宋魯衛鄭皆有無王之心皆嘗黨篡賊而違王命討其罪類當討也而宋爲大國所當先治今奉王命而往雖未造其國都而彼已知懼餘皆從風而靡矣曰北杏之會齊書爵此書人何哉曰此春秋責備賢者之道也前日北杏之會不請於王今宋人背北杏之會乃請於王而伐之故雖與其尊王而書人以少之惟其

與之以霸是故責之也備自是齊書人而序之宋之下者再三皆貶也責備霸者之道也

秋七月荆入蔡（荆以號舉初見 十年秋九月）

魯桓二年書蔡侯鄭伯會于鄧左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氛未張鄧人三甥已有亡國之憂至莊十年敗蔡於莘以獻舞歸及是入蔡又明年伐鄭十年遂滅鄧兵始於鄧侵及於蔡遂伐鄭而憑陵中國春秋書之著荆蠻逞志之漸是行也入蔡而不有其以齊桓

創霸猶有所憚而不敢肆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書單伯會諸侯以王命而會諸侯也序齊侯於宋公之上以王命予齊以霸諸侯也霸與伯同侯為二伯序於公上其來舊矣齊之霸自此會始木訥謂單伯為魯大夫四命之卿是以不名僻說也魯大夫豈有書字而會諸侯者乎僖八年公會王人諸侯於洮九年公會宰周公諸侯於葵丘公在會也今此公不在

會而王人出會諸侯豈得強指單伯爲魯大夫乎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冬甫會鄄春又會焉春秋書以譏之也桓之意若曰去年之會王人臨之今日之會我尸其尊夫如是而後謂之霸抑亦早矣吁桓公管仲而果知尊王胡不及兹始霸率諸侯朝王取周名分陜故事而一施置之是亦二伯而已矣不知出此而以尸會爲尊其後晉文繼之霸終於不朝而坐致天王於踐土跡桓之

所爲也是會也左氏以爲始霸非也十四年冬王人

在會齊先宋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姜氏即文姜也曩以如齊之故而遺禍於魯國齊桓所當遠嫌弗即以示儀于諸侯乃猶聽其來歸置往愆而弗問婦人有寧親之禮無寧兄弟之禮姜不足責而齊桓可責甚矣遂使文姜益無所忌十九年二十年比歲如莒㛯淫風於魯國哀姜之遺患再世桓

有責焉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前已序齊侯於宋公之上今以宋先齊貶也案傳郳乃宋之附庸叛宋而宋討之齊桓以始霸之威而爲宋摟邾以伐郳將以結宋彼蕞爾小國摧敗槁落尚何以自存乎序宋齊上不與之以霸討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或曰宋齊衛合而伐鄭鄭可伐乎曰可伐可伐則何以序齊於宋之下曰伐不可以其罪也鄭昭以嫡子君國突與强臣合而篡之昭得返國突又與强鄰合而撓之據櫟之堅以號名兇黨昭以弑死突之爲也齊桓始霸謂當聲突前罪請于王明正其戮宣示遠近足以大警羣聽令爲宋而伐鄭非名也故貶之序

於宋下不與之以霸討也

秋荆伐鄭是歲荆始伐鄭

鄭莊之有國也四鄰不敢褻視楚朝夕睥睨莫如之何也莊死嗣子不克負荷姦臣執其國命出君立君繫於掌握內亂仍作衰政畢露齊伐其北楚闖其南左撫右動幾無寧歲使莊公不以祭仲遺其子鄭國之禍豈至是哉鄭之衰亂姦臣孽子叱而爲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公羊有公會字今從之

盟非盛世之美事有能公天下而為之盟尚春秋之所與也自齊桓創霸一會王人再會諸侯皆會而不盟至是始為之盟小大畢至人心所趨頓異於前日蓋信而後盟不苟盟也是以聖人特書同盟以奨之在易同人初九出門同人無咎桓公其庶幾乎前日之為盟者同宗之吝不足言也木訥按周禮衆見曰同衆同而盟於方岳之下是謂同盟雖證得同盟二

字但王巡守之禮不可施於霸國幽之同盟乃春秋特筆創義不必援周禮為證然同盟有變例時之不同其義亦異此兩幽之同盟褒其同也及晉霸既衰楚氛日熾當成靈景厲悼之際凡書同盟皆幸其猶能同乎中國非盟之盛者也又有天王崩不奔喪而為盟與王人下預於列國之盟及其他義不應盟而為盟者皆以同盟書則同盟之變例所以貶也學者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是會也既褒其能同必

不以公預爲諱當從公羊作公會

郳子克卒

郳儀父以附庸之國而得列諸侯傳者謂齊桓爲之請於周而命之曲沃武公以支宗而簒有晉國王亦以是歲命之爲侯郳子見録於春秋而武公者名不登於簡牘其舊史缺書乎抑聖人以其簒竊不道削之而不録之乎是時周雖浸衰而人心猶知戴上爵命必自天子出而後足以臨制其臣民而僖惠不君

乃以侯爵而加之篡賊先自壞其法紀而王室之號令慶賞愈不行於天下矣嗟夫儀父之命出於齊桓之請而當時莫有議其非者當也曲沃之命出於天王之自爲而諸侯用是益解體逆也此霸權所以益張而王綱所以愈替有國有家者其可不以是爲監乎

附見是歲僖王崩崩葬皆不書於春秋論者類以爲天子不告諸侯不會故不書是時禮教雖壞鄰

邦小國之喪葬魯猶使大夫往會豈有於天王而慢若此乎蓋周室東遷至於僖王愈不能君矣只以一事而言曲沃武公父子三世作逆弑君篡國有不可勝誅之罪而僖王乃於是歲將終之時命之以一軍爲晉侯前史謂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獻之僖王而得封王所爲若此謂天下事至是必不可爲殆不然也先正司馬文正公著資治通鑑始於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

侯以爲是時周雖微弱名分尚存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併棄之先王之禮於斯盡矣司馬公之論甚大其實壞法亂紀宗獎篡賊命之以爲諸侯自僖王命曲沃始威烈王之命韓魏趙乃其末流之弊也周自僖王而後愈不能君職此之故舊史不書崩葬春秋因之良有以也或曰曲沃武公固篡國之君詩無衣何以猶

有善辭聖人於唐風而取之於春秋而斥之詩春秋之去取其不同歟曰子善問無衣之詩蓋刺武公而非美之也其言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言其未受王命而先僭諸侯之車服乃未受封以前之刺詩也序者誤以爲美辭不可不辨也蓋唐風十六篇前後多刺惟無衣序獨以爲美詩人用心正大豈有專刺失國之君獨有取一簒賊乎詩序固不可廢亦有元本無序後人以

巳意而强補足之要當辨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是歲惠王立

公穀皆以鄭詹爲鄭國之佞人必有所本左氏以鄭不朝而執詹愚謂鄭去年預於幽之盟曾幾何時不應遽執其使蓋鄭國佞人爲突所信任桓因其來而執之耳愚以春秋下文書逃來而知此執爲春秋所與穀梁謂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辭也但春秋凡執皆書人其執也有是與否不可槩以書人爲辭要當

隨事而求書法之旨

夏齊人殲于遂

遂者亡國之遺民也齊人戍之恃其强大以陵暴遺民遂之五族饗齊戍醉而殲之幾盡穀梁曰無遂而言遂存遂也言遂猶有人也魯莊以千乘之國甘於事讎而不恥遂之遺民鼓其餘勇猶足以殄滅齊戍春秋特爲之書義之也亦以爲忘親事讎者之媿

秋鄭詹自齊逃來

前稱人以執執之是否猶未見也繼書鄭詹逃來而後知執之爲是爲春秋所與也逃者有罪而逃刑之辭鄭詹自齊逃魯魯輒受詹之逃而不以爲非魯亦有責焉耳齊人之執爲是則魯人之受爲非魯與齊雖爲世讎而罪人逋逃非魯之所當受霸國執之而列國逃之罪在列國無可疑矣何休以鄭詹見用於魯卻恐未然魯之用事者不聞有鄭詹也

冬多麋

杜注多而害稼故書孫氏曰以有爲災而書者蟚是也以多爲災而書者麋是也麋常有之物今以其多而害稼故書以記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鄭氏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以夜而食夜食則屬前月之晦愚謂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可見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

可歎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杜注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此一說也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左氏主戎備無素而言公穀主公自追而言前此公盟戎會戎皆不爲春秋所與今追戎以書法而言與公之能追公穀之說是也公若使

大夫帥師以往則爲具文逐賊不足言矣今公自將而追之至於濟西書公追戎者嘉公之能自將而追戎也有國有家者以攘夷爲重事諸侯爲天子守土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攘夷狄以固諸夏此職分之所宜爲也諸侯若諉之大夫大夫復諉之士卒則皆望風退卻而國非其國矣○追有二追之速雖不能與戰春秋無譏此是也追之緩不能及春秋所譏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弗及云

者追之緩不能及也

秋有蜮

穀梁曰射人者也杜注短狐也含沙射人爲災䟽云一名射景謂其伏水中射人之影而人不悟其後慶父通於哀姜隂畜異謀而公不能察以名末年之禍蜮爲之先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是秋周有子頹之難惠王出居於鄭之櫟春秋不書義見二十一年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又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左蹠謂鄄衛地陳娶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至鄄聞齊宋爲會將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與二君會盟合

此二說而經意見矣夫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霸主而可以遂事往乎葢結也送媵至鄄適聞齊宋爲會謀將伐魯故遂事而往盟將以伐二國之謀反以速二國之來伐其心則是於禮則僭是以有貶然細味經旨貶之中猶有與焉或謂結以僭盟召寇不然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乃古義也公羊子有所授矣或曰公子遂會趙盾於衡雍遂會雒戎與此孰是愚謂結知齊宋將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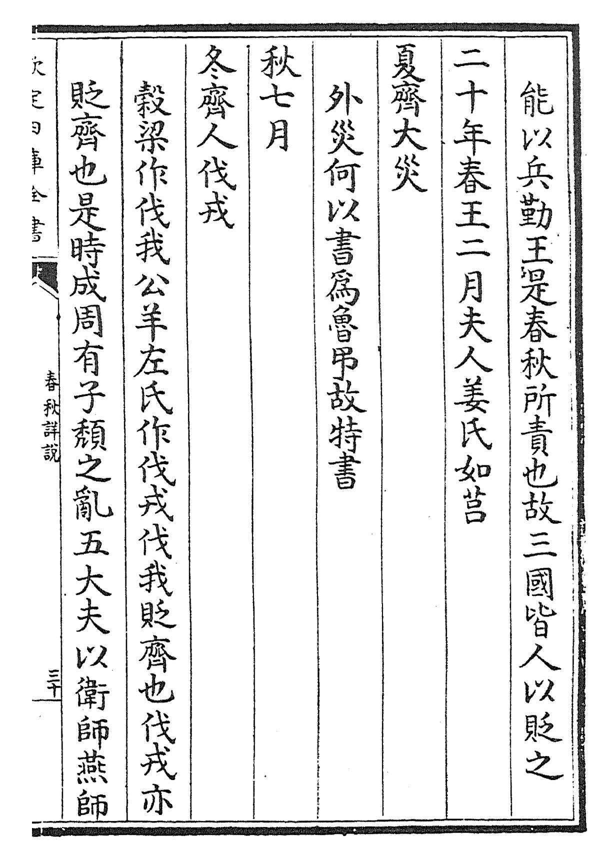
魯而往盟之忠也雖戎未嘗爲魯患而遂也擅盟之專也豈可以例觀乎

夫人姜氏如莒

此文姜也比歳再如莒春秋書之非特責魯亦責齊也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有望於齊桓之正之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所忌憚蕩遊及莒非唯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之霸也魯獨會之後鄰國可無會也其後及齊人戰又及齊人宋人戰鄰國可與戰也又其後同盟於幽矣而齊宋乃復為此來說者以為魯受鄭詹之故或又以公子結遂盟有以名之夫結知齊宋之謀不利我故盟以伐其謀非結之名之也然春秋之書之責齊也是歲成周有子穨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而立子穨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前日創霸假王命以服諸侯今王室有難而不



能以兵勤王是春秋所責也故三國皆人以貶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外災何以書為魯弔故特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穀梁作伐我公羊左氏作伐戎伐我貶齊也伐戎亦

貶齊也是時成周有子頹之亂五大夫以衛師燕師

伐周而立子頽惠王出居於鄭之櫟齊桓身爲盟主
若罔聞知明年鄭伯虢公胥命於弭以兵討叛殺子
頽及爲亂者王入於王城齊不能預也王室傾覆則
坐視而不救戎未嘗爲中國大患伐非所先也去年
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而自私於王室何有春
秋人之所以貶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據左傳十九年戍周有子頽之亂惠王出居於鄭之

櫟至是鄭伯虢公以師納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之爲亂者王入於王城春秋不書是必有意而傳者缺焉嘗究觀周之所以亂前後如出一轍幽王寵褒女而廢申后逐太子申侯以犬戎作亂周是以東遷再傳爲莊王周之衰也滋甚而莊王復以嬖姚女寵子頹而名亂惠王播遷越三載乃復而惠王之身復爲惠后所惑寵叔帶幾欲動揺元子賴齊桓爲之正之而帶卒挾狄師爲亂于他日比至景王又以寵子朝

故馴致大亂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幽王以是失國喪身而子孫不戒亂生嫡庶至於再三而未已嗟夫文武周公詒厥孫謀者若此而後世猶以是覆亡相踵愚意聖人脩經至頹帶朝之事重爲之太息書不書皆以寓戒厥旨微矣義詳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自鄭突之入於櫟春秋蓋絶之矣及其殺子儀而君鄭春秋不書其歸爲其篡國至再不與之以爲君也

今而死書鄭伯突卒及其葬書葬鄭厲公夫豈無其故哉周惠王以子頽之亂出居於櫟諸侯勤王者獨鄭與虢耳厲公雖有簒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是以春秋於其卒與葬而復録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王正月而下而書肆大眚此周肆大眚也惠王以子

頹之亂播遷於櫟去年春虢鄭納之以國之未靖復為虢之狩至冬而復歸成周於是為肆大眚以安反側非魯肆眚也為穀梁之學者以為文姜罪應誅絶春秋書肆眚而後書葬明王法以示後世其不然歟蓋春秋必有事而後為是書法未有當時無肆眚之事而創為之書者也此周眚何疑程子不以後世肆眚為然悬謂眚災肆赦盛世之美事然亦赦其罪之可赦者耳至後世有肆大眚者焉則舉天下之人與

之蕩滌垢瑕大布維新之治非古者眚災宥罪之意然在後世有不得不然者矣古之爲治也刑以輔教不主於殺至周衰羣后放肆殺人族人皆出乎典章之外降而秦漢之世專用重典以毒天下雖欲不赦其可得乎論者每與孔明大德小惠之語謂赦爲不然吁使當盛明之世刑罰無頗何以赦爲惟亂世多淫刑故不得不赦此救弊仁民之要務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親弒其夫淫奔於齊惡聲被於宇内律以常典有不可勝誅之罪屬周天子肆大眚適當葬時聖人書肆眚書葬比事以見義言天王失討有罪使之得以禮葬云耳或以為齊君請於周赦其罪而後葬者非也肆大眚不専為魯也○婦人從夫之謚至於末世有自為謚莊姜定姒從夫也魯桓之夫人文姜襄之母定姒景王之后穆后自為謚也宋共姬則又以

節行彰著而獨得美名者也要以從夫爲正魯有兩定姒襄之妾母自謚哀之妾母從夫謚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以御寇爲太子劉氏曰以爲大夫非大夫也以爲世子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爲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誓爲世子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愚案春秋殺大夫公子例有三有書殺大夫者焉有書殺公子者焉有書殺其

大夫公子某公孫某者焉殺大夫譏專殺也殺公子公孫譏骨肉之相殘也殺大夫公子某公孫某又譏其不當使公族世其官復以罪而殺之也然此乃春秋之常法而變例則隨事見焉不可執一例而求此陳人殺其公子左氏以爲太子必有所本然不從目君之例則國亂無政爲衆人所殺非其君之罪胡氏之說得之不稱世子當立而未命

夏五月

春秋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書首月以紀時變無以
仲月首時者何休謂譏莊公取讎女不可以事先祖
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可以首時鑿矣杜氏以爲文
誤或曰五月之下有脫事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曰此齊之貴大夫曷爲就吾微者而爲盟也穀
梁曰不書公高傒伉也魯人忘君父之大讎請昏于
讎國齊既許之而使高傒爲之先要魯以盟其傲魯

也亦甚矣春秋之書之責齊也雖爲魯諱亦責魯也
以下文書公如齊納幣見春秋之責魯深矣夫讎國
以傲而加我不惟不怒反更屈千乘之尊與其臣伉
盟又躬如齊納幣彼固無所恤春秋爲之諱之乃所
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法於後焉耳或曰文二年及
晉處父盟與此同否曰其事雖同其伉不同彼時公
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及公盟故春秋深責
晉人之無狀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則齊魯均責焉耳

蓋諱之中而有權度存焉不可以一律觀也又有諸侯之大夫來魯涖盟及魯大夫與諸侯爲盟者不皆爲伉必如處父高傒而後爲伉耳要當隨事而觀以求聖人之意

冬公如齊納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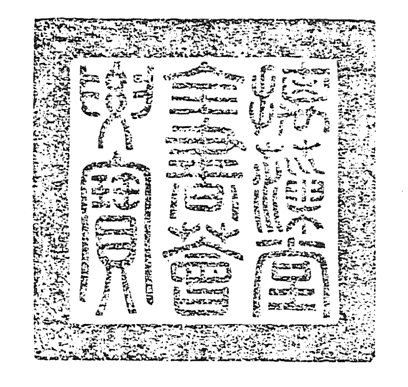
凡納幣不書此所以書母喪未再期請昏於齊又棄宗社之重往從讎女爲淫是故書以譏之不一譏也是行公羊子目爲陳佗其亂常無別有不可道者矣

或曰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無責今而通昏不亦可乎曰主夏盟者齊桓也今納幣而請昏者齊襄之女雠女也盟雠人之弟猶曰爲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雠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吁文姜親弑魯桓罪未討而死令桓之子娶姜之姪蹈覆轍而不以爲戒其愚不仁亦甚矣厥後哀姜通於共仲般以是死閔以是弑皆跡文姜之所爲莊公實有以致之自作孽不可活豈

不信哉



春秋集傳詳說卷六



覆校官助教 臣 呉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 臣 王坦修

謄録監生 臣 梅 德

謄録監生 臣 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七至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詳説卷七　　宋　家鉉翁　撰

莊公下 惠王七年齊桓公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於其納幣也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親納幣非禮也及是又曰桓之盟不致此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何休注公之納幣實以為淫不譏喪娶而譏納幣舉淫為重也又曰公如齊淫與陳佗相

似故危之公羊之説必有所授納幣猶曰為强國屈
觀社則淫矣父没於齊而子不戒其不為陳佗者幸
而免耳是以再出而再至

祭叔來聘

隱元年祭伯來非王命也是以譏其外交此祭叔之
來書來聘必有使之來者非王使之而誰使與祭伯
之來辭若同而義則異何休以為不與天子下聘淫
人近之矣魯莊春而如齊納幣自齊來返夏又如齊

觀社中間祭叔下聘威顏咫尺如在其上而彼不知怍也春秋以淫人之辱王命是故不書王使若祭叔之自來與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春秋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濡染其母霑漬厥舅有自來矣使桓公管子仲其霸討執而歸之

周執曰不然桓亦弗克自檢其能以此律人乎公羊謂魯莊之為陳佗殆有深意

荆人來聘

荆始書人為公穀之學者皆以為春秋因其慕義來聘進之而書人愚以為春秋之狄楚為其僭王大號而狄之非無其事而直鄙遠之也況自比歲入蔡侵鄭漸肆憑陵春秋憂之方深必不以其一來聘於魯遂進之同於中國之諸侯此說其未然歟且春秋之

待楚乃帝王待夷狄之道叛而威之服而柔之内外之辨截乎其不相干未聞進夷狄於中國而紊華夷之辨者也是聘也杜元凱謂不書荆子使某來聘者君臣同辭始通未成其為禮也乃若書荆書楚書楚人書楚子每書輒異者著其漸盛與中國爭衡非進之也聖人固樂於與人為善楚方憑陵諸夏無一善之可録以為春秋進之殆不然也義又見僖元年楚人伐鄭文九年楚

子使椒

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自入春秋諸侯有遇禮略去繁文共圖國政遇之善者也今魯莊之為此遇繼納幣觀社而書著其急於得偶而求之惟恐其未至也說者謂穀之遇齊人要魯以盟而後與之為昏故是歲冬復為扈之盟明年乃以姜氏歸孟子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莊公之謂歟或曰如强弱弗敵何曰齊桓之始入柯之末盟魯未嘗一往會齊亦無責乎魯意者齊桓猶知義之

所在念其父讐未雪而不敢責之以常人之禮及高傒來盟以大夫伉君公反因是而納幣以請昏焉齊人愈傲而公愈卑自是受欺於齊益甚蓋有以自取矣

蕭叔朝公

穀梁曰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蕭叔本來朝于魯因公為穀之遇就而朝焉朝者受者皆非也魯莊皇皇乎艷

治之求何暇問禮春秋書之責之也

秋丹桓宫楹義并見下刻桓宫桷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義見上穀之遇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沿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曽焉有髙焉又沿其祖曽髙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

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諸侯公卿大夫士隆殺有等夫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而為榮也不以僭禮而為孝也今莊公忘父之讎徇母之欲娶讎女以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自知其非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欲以蓋其無父之愧不思廟有常制獨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

獸之道也是以春秋書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見五
廟並列而桓廟獨以丹飾以著莊公無祖之罪欲救
無父之過而無祖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不正其親迎於齊
也秋公至自齊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者內弗受也宗廟弗受也娶讎人子弟以薦舍於

前其義不可受也穀梁得之矣夫親迎禮也魯莊親迎讎國則禮之悖也公與夫人偕至而見于廟禮也今公以七月至而夫人姜氏八月乃入倡而不和行而不隨則禮之悖也自納幣于始至用幣于卒春秋備書以責之彼愚婦人何責哉彼魯莊亦何責哉實備書以責齊桓也桓為盟主方將秉法以示諸夏謂魯莊不當請昏襄女則明義以斥絶之孰曰不然苟欲鎮撫魯國而許之以昏則當謹於用禮飭齊女以

行婦道毋使為二國羞今也不然納幣未幾要以觀社觀社未幾而有穀之遇郤之盟最後逆女姜乃不與公偕歸是孰使之然哉不責之齊桓而誰責之哉及哀姜驕淫不婦通于二叔以害兩君然後取而殺之亦云晚矣愚故謂春秋有責齊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不書入而見于廟書大夫宗婦覿用幣何哉入而見于廟者常也大夫宗婦覿而用幣者非禮之常蓋失

禮也或謂其娶讎女而歸不敢以見于廟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讎女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見于廟乎穀梁之云謂宗廟有弗受焉爾禮夫人至大夫有見禮今書失禮則以大夫宗婦之俱見俱用幣而譏其無別耳御孫以男女同贄為無別不但用贄之無別俱覿尤為不可蓋宗婦者大夫之妻與大夫俱見春秋所以為譏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以羈為曹大夫戎來侵諫於君毋自敵三諫不從而去考之經似不然也賈逵謂羈是曹君赤乃戎之外孫戎侵曹逐羈而立赤必有所本今從之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故也劉氏意林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之為者與鄭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

上而禮在喪而哀將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劉氏之論正矣然謂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似未然也忽與羈皆繫之於國以其為當立者也突挾亂臣赤挾戎皆去其公子之號所以誅也

郭公

公穀以為郭國之君名赤外歸于曹其義不通先儒引齊桓問郭何以亡父老對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

去是以亡事與時實相近然必有闕誤不容強通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又曰原仲季友之舊也季友相魯女叔相陳二人有舊故春而女叔來聘冬而季友報聘以為交聘之始故書然前此諸侯使之來魯未必無報聘而春秋皆略之不書今女叔之來季友之往獨得書者著人臣無外交原季以私相善之故而假公聘以為私會其後又以葬原仲而

出於朋友之道則盡於人臣之義則非春秋防微杜漸故不與也然原仲女叔為名為字有不容辨以是為襃貶則鑿矣義又見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以簒兄而立既為國人所逐復與叛黨共敗王師以返其國周之叛侯也去葬所以討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周正之說至是亦不能守之矣以周正而言此

六月乃夏正四月正陽之月也而左氏乃云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明是月非正陽之月也杜氏求以通周正之説乃云以長歷推此乃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夫左氏豈為歷之有誤而為此説彼以是月非正陽之月而用正陽之禮是以譏耳愚以是觀益知春秋行夏之時王正月非周正審矣然救日而鼓以充陽也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季秋

日食而舉行舊典初不專在正陽之月左傳謂唯正月之食而後舉行亦僻說耳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設鼓五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皆所以充其陽充陽之說有得於古者救日之意春秋於此年及文十五年兩書皆同者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為失禮也雖然伐鼓用牲乃救日之常典有司之事也天子諸侯因天災見異而講求缺失思所以上荅天譴有實政在非徒治其禮文之常而已也

春秋於夏日食書鼓用牲于社於秋大水書鼓用牲于社于門譏實政不講僅從事於有司之常典也義又見文十五年六月日食

伯姬歸于杞

杜註不書逆女逆者微也杞小國自應遣命卿蓋舊史缺書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穀梁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

救水以鼓衆左氏謂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謂日月之眚天以此示象於人有救而無祈也鼓于朝救日之禮也若夫水旱之災則必有祈祈則必以牲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水旱用牲其來遠矣救水而鼓衆則鼓以警衆共治捍防之事公穀所言是矣救日之鼓與救水而鼓事雖近而義不同

冬公子友如陳義見今春女叔來聘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伐戎以報濟西之役也木訥以其與曹殺大夫聯書遂為之說曰為曹伐也前年曹羈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以及於羈也故公子友如陳報聘而遂伐戎為曹可知矣公甫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戎必有辭于曹曹殺其大夫以說戎且以塞魯之辭木訥之於春秋好揣摩傅會以為之說此類是也陳使大夫來聘於魯何關於曹魯也有戎患不得已而

伐之非其力之有餘而為曹伐也學者生乎數千載之後即傳以求經猶恐傳之未信何必鑿空而為說當時無此事聖經無此旨科場師以穿鑿為新奇最說經之大病

曹殺其大夫 殺大夫始見

凡殺大夫皆譏專殺也葵丘之會曰無專殺大夫此周家盛時法制而襄王舉之於會以訓飭諸侯者也諸侯與其卿大夫雖有君臣之分皆王臣也故其命

上大夫必請於王有罪當殺亦必稟命於王不得專也自東遷諸侯既專命卿大夫而復專殺之無王也凡書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稱國以殺者十之八九大率皆譏專殺而復有殺無罪者焉殺有功者焉殺直諫者焉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此曹殺其大夫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濫殺曹赤挾戎援以簒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是以佚其姓名魯史官闕

其事而書之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吁蕞爾小國挾戎援以簒其兄而又殺人不忌齊桓坐視而莫之討其有憚於戎歟殺大夫不名又見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劉氏意林曰伐徐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諸侯不得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帥今齊為霸而使宋主兵則是人自為政與諸侯無霸奚異劉說固善但先宋後齊乃春秋所以責備霸者非齊人諉宋人以主此兵

也胡氏謂魯自伯禽以來世有徐戎之患今春伐戎秋伐徐必戎與徐表裏為病於魯魯請於齊宋而伐之耳愚謂齊為霸而以宋先之者貶也是時戎侵曹逐其嗣子納亡公子為君戎之不忌甚矣齊不能討乃為魯出師伐徐緩其所當急是故不與之以霸討而以宋先齊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以伯姬爲莊公之女即二十五年歸于杞者陸氏謂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皆時君之女稱子者以別先君之子公穀以爲同母姊妹非也則此伯姬未必是莊公之女藉是莊女于洮亦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春秋書公會杞伯姬于洮非歸寧之義也義又見冬杞伯姬來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義已見十六年

十六年于幽之會始書同盟至是再會于幽復書同

盟穀梁曰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蓋春秋嘉
齊桓霸業之始成善其得衆而許之以同盟也是會
也陳鄭始服不討而服服之上也或曰前此會者九
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亦書同盟何哉曰
聖門所以許齊桓為其合諸侯不以兵革庶幾以德
服人者不為其甲兵盛强小大畢至而後許之以同
也不然異時有合十八國之君以甲車四千乘誇示
諸侯而霸業自是日衰者烏在其為衆乎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或曰前此人臣外交如祭伯之來尹氏之赴春秋雖有譏而不書所以來之故今季友如陳直書葬原仲春秋其許之以不遺故舊是故直書其事以垂訓於後嶼曰子可謂善問矣君臣之分朋友之義皆人之大倫而於用禮之際有當隨事而為之權衡者此類是也季友與原仲有舊前此原仲來魯季友報聘假公事而為私行春秋猶有譏焉今原仲死季友躬如

陳會其葬身為魯大夫有官守焉而越國以會交游之葬春秋之所不與也然以其篤於倫類之愛故直書其事曰此為葬原仲而出雖微取其不遺故舊實深貶其越國會葬此春秋意也縣子所謂古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正為居位之大夫而言今大夫交政於中國如原仲季友猶曰交游之情死喪之戚有不容自已比至衰世人臣外交强國歸而脅制其君犯上作亂靡不畢為禍亂之原實兆於此是故春秋謹

之

冬杞伯姬來義已見今年春

前會于洮公與伯姬特為此會也歸未幾日復為此來書杞伯姬來非所當來而來者也女歸寧父母常事不書惟其來之不以禮是故一歲而再書然則伯姬非魯莊之女亦明矣

莒慶來逆叔姬

杜氏以叔姬為莊公女莒慶自為逆愚竊疑之宣公

挾齊之援以篡魯國事齊無所不至最後齊侯止公而爲高固求婚魯人以爲大辱莒小國也慶莒之卿而娶時君之女又云其與公伉禮其無是乎蓋叔姬必非莊公之女莒慶自爲逆其事猶在可疑耳

杞伯來朝

杞二王後爵惟上公桓二年書杞侯來朝公穀以杞爲紀至是乃書杞伯杜氏范氏皆以爲時王黜之無明證也此亦文之闕誤不必深辨義見綱領明五始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及戰之例

或曰案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使之伐衛討其立子頹也則齊桓此伐奉王命以討諸侯之有罪者而春秋書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不與齊桓以奉王命而伸霸討何哉曰立子頹者衛侯朔也朔之罪甚大齊不能討王弗及朔之尚存而命之以討令

歷十年其身已死而致伐於其子非刑也曰若爾則其責在王令方伯與罪人皆以人稱何哉曰朔之存也嘗預齊桓會盟桓庇之而不討令其嗣子不預於後幽之盟齊是以伐之蓋受命於朔未死之前至是激以私憾始克往伐故公穀皆以衛為無罪左傳又謂桓公奉命而往取賂而還故不為春秋所與是以有貶以是而觀則春秋人齊之意可見矣○及戰之例公羊謂春秋伐者為客被伐者為主故是役也以

衛主戰以衛為無罪然僖十八年春秋書宋曹衛邾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則伐者為主被伐者為客公羊又以為春秋與宋襄之能討齊亂是故以宋為及其意以及戰為春秋所與此亦公羊氏一家之說耳嘗考之經此一及字或著之客或繫之主初未嘗立為一定之例楚人侵伐中原晉及之戰晉以盟主而為主也蔡侯吴子伐楚及楚人戰則蔡吴又以客而為主䟽家又謂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内晉柏舉

內蔡而外楚則又以內外而為及鄭氏謂凡書及戰所以別異客主不施之直與不直直與不直自在事也此論校諸說為通愚以當時事考之有以客而為及者有以主而為及者義繫於一時之事褒貶予奪初不在是也如衛之及戰以其不受齊討而與之戰是以書衛為及如宋之及戰宋自以受託孤之寄帥師而往志在納君是以書宋為及如城濮之戰晉文志在救宋郤楚仗義而前不使晉主戰將使誰主之

乎又如柏舉之戰春秋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大其攘夷之功而特書以奬之謂春秋不與蔡侯其可乎而近代諸儒專以及戰為主戰者皆非春秋之所與每有及戰曲為之説以求其可貶之罪如城濮柏舉二三大戰義正辭直春秋無貶而乃傍採傳辭變亂曲直以合於主戰之例其所見之頗歟其為私意而發歟故既述之綱領復隨事辨明蓋以所關者大不容已於言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或曰先儒謂書救未有不善者此書救善齊桓之能救也公自行必齊桓宋公之皆在而春秋書人何哉曰此與其救而譏其救之不力也楚窺中國久矣至是使其令尹子元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陷其外郭及於逵市鄭將奔桐丘楚兵退乃止鄭之危甚矣齊宋魯救之未至而楚去葢以虚聲却敵者

也使子元稍爲持久則鄭棄其國而存亡未可知也故春秋書人以譏救之不力○凡救有二夷狄侵暴諸侯盟主興師救之救之正也諸侯叛華即夷盟主伐之夷救之救之逆也推此義以觀庶得聖人之意若中國之救夷狄之救槩以爲善曲爲説以通之則是否紛錯失聖人脩經之本旨義又見僖二十八年楚救衛襄十年楚救鄭○齊桓公霸之盛者攘夷救國霸政之所先也經見凡五此救鄭其始救也閔元

年僖元年兩救邢六年伐鄭移師救許十五年會諸侯盟牡邱命諸大夫救徐蓋孳孳以救為務者桓公之本心也然其再救邢也以三國之師而次于聶北其救徐也以八國之師而次于匡救而書次則譏其救之緩也不書師而書人則譏其師少而救之不力也春秋雖善其能救復譏其緩而不力此責備霸者之道耳至如召陵之師本以救鄭而不以救書為其關乎夷夏之盛衰一救不足以盡之亦猶晉文公城

濮之役本以救宋而不以救書亦為其闗乎夷夏之盛衰一救不足以盡之此春秋書救不書救之大略也

冬築郿

冬而築時也時則不書此何以書為歲無麥禾而興作不急之役所以譏也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

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書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合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此以天災而釋其義也愚案是歲春秋不書饑饉蟲螟至歲終而書大無麥禾譏在人事也莊公外事興作内煽浮淫費用無度至歲終會計所儲麥禾盡缺是以春秋書大無麥禾以著規戒書大無云者非天時使然由人事之不飭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曰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之私行也曷以為臧孫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亦曰古者税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内諱也其意謂春秋為魯諱告糴故臧孫之出不書如齊若臧孫自以其私而為此行愚以為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亦事

理之當然魯無麥禾告糴同盟之國春秋何諱乎內大夫出使例不言使不必以此為異書臧孫告糴于齊見魯人卑辭有求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春秋始年禮義消亡國自為計無救災恤患之心齊桓公起獎俗頻革臧孫告糴必桓公許之而後往故異時會于葵丘申遏糴之禁其善意已兆於此時矣春秋書以嘉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新延廄傳曰新作延廄延廄云者廄之名也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亦通穀梁曰延廄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以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公羊曰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凶年不脩皆得春秋之意

夏鄭人侵許

許與鄭為讎國許不能伸復讎之義更為鄭所侵書鄭人侵許責鄭也是時桓公霸諸侯而鄭猶侵許者許未預於會盟故也

秋有蜚

隱元年左傳曰有蜚不為災杜註以為負蠜疏引郭璞云蜚即負盤洪範五行傳云蜚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為蟲臭惡能害人又云詩草蟲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也以為負盤者是負蠜乃傳録之誤劉原父

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與傳注所言葢兩物也原父之學亦博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滅國不葬此以賢叔姬故特書葬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春秋以叔姬秉節守義不為國亡而變其所守特録之以垂訓於後世耳嗟夫以此防民猶有儷體寢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夷狄如

晉之惠后者可為痛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

左氏以為書時非也魯國比歲凶饑而莊公輕於用民力不惟城一邑而又併城二邑故雖時而必書所以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故不

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不言公恥不能救鄣愚以趙說爲然魯必不敢與齊爭鄣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羊以鄣爲紀之遺邑杜氏以爲附庸啖子曰鄣者小國不言伐而言降脅而降之也齊魯圍郕郕降於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此書齊人降鄣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其爲降一也但郕雖降而猶存其後

復見鄣則不復見矣是時紀亡近三十年遺邑必無存者啖子以為小國是也此蓋滅國之異名春秋書以貶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傳以為謀伐山戎彼計已定何事於謀許氏謂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伐衛伐戎皆先與

魯公爲會爲遇以謀之以是知齊桓用人之能以爲能愚謂齊桓謙恭不伐誠有足稱但以宋主兵前後三四則譏其狗人伐國師出無名不與之以霸討故序之宋下遇于魯濟會于城濮魯莊因其出而俟之於途耳齊桓玩莊如嬰兒不從之謀也

齊人伐山戎

穀梁曰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

分子也職貢不至則山戎為之伐矣愚謂當齊桓之始霸為中國患者楚也山戎不聞為中國患桓以其病燕而伐之戎之病燕無甚於楚之病鄭桓未能伸大義於楚而遠伐山戎亦非當務之急也此齊侯自出而書齊人伐山戎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凡築臺與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三見書重譏之也公羊于郎之築曰臨民之所漱浣于薛

之築曰遠也于秦曰臨國也國者縣國中而言宗廟社稷在焉故也何休註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之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或新或城或築無虛歲今又以三築臺見書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實由莊公始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義見上于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諸侯不相遺俘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合二說而觀乃見春秋之意齊為霸伐戎有功當躬獻之于王以展職分之常今乃以俘獲分遺諸侯此不過欲威示同盟之國失其所以為霸之道矣此齊侯使人獻捷于魯書齊侯來獻畀之也楚人獻捷僖公二十一年與此

義異

秋築臺于秦義見上于郎

冬不雨

是嵗告旱而三築臺明年春又城小穀譏也與二十

八年大無麥禾而築郿書法相類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以為魯為管仲而城杜註公感齊桓之德故為

管仲城私邑范氏謂小穀魯邑蓋齊有穀城魯亦有

穀故左氏之言如此然謂魯公與齊之用事者城其
賜邑揆之人情恐未必然故諸儒多以為疑蓋魯國
所城者小穀非齊之穀冬不雨春而書城譏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前此齊桓偕宋人伐郳伐鄭伐徐春秋皆序齊于宋
之下貶也今遇于梁邱宋公序齊侯上則以爵序與
前日會伐異矣左傳謂齊桓以楚人伐鄭故欲會諸
侯宋公請先見為此遇則是遇也齊宋謀所以捍楚

而救鄭者霸主能虛巳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霸故春秋特以爵序以彰齊桓謙恭盡下之美其後諸侯之師先救邢存衛卻狄然後出大師以臨楚而中國之威伸矣葢定計於穀遇之時若宋桓公者其亦深思遠慮之人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闕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將死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

政曰寡人即不起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俄而弑械成季子酖之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案左氏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季子使以君命酖牙辭簡略不能盡當時之事公羊所言者其實也愚嘗有疑

於此夫誅不得辟兄曰君臣之義也然罪有首從謀簒魯國者慶父其首也為之言於公而圖謀非望者牙也其從也今季友殺然以牙為戮而置慶父於不問彼謂殺牙則可杜慶父之姦乎抑亦以其權盛而莫如之何也使季友當君之尚存暴慶父之罪縱不殺亦當逐而遠之併其黨類而奔之則魯國可無後日之禍而般之位定矣今酖牙而存慶父吾不知其用意果何如也春秋於公子牙之死不以刺書惟曰

公子牙卒意其在是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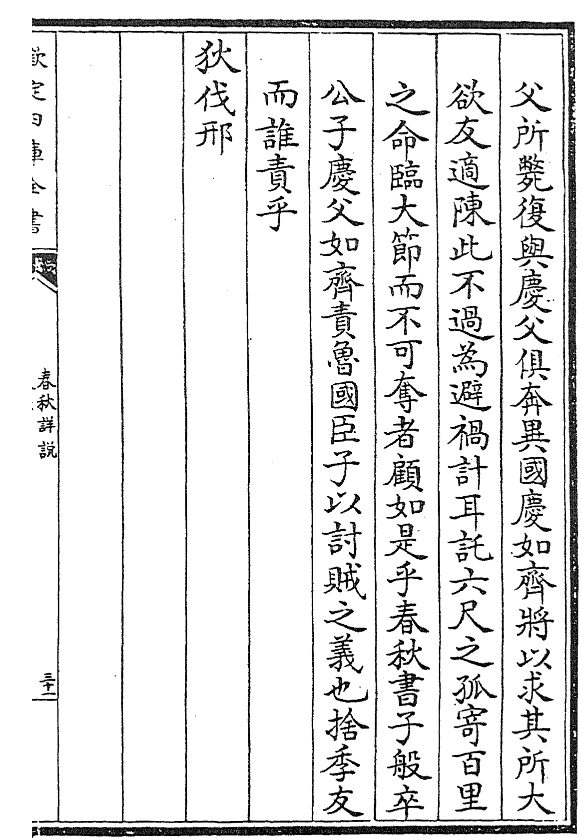
魯莊驕盈不君晚歲滋甚得没牖下幸矣身雖倖免

二子卒不免焉二南之詩周公所以造周而基王業

也子孫不令隆於齊女以此殺身以此禍子孫三綱

埽地幾危魯國桓與莊也真周公魯公之罪人哉季

友身受託孤之寄不能以死奉般立未幾日乃為慶



父所斃復與慶父俱奔異國慶如齊將以求其所大欲友適陳此不過為避禍計耳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顧如是乎春秋書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責魯國臣子以討賊之義也捨季友而誰責乎

狄伐邢

春秋集傳詳說卷七